

山坡上的那片庄稼地

曹卫华

天刚亮,张顺东和李国秀就起床了。

开春以后,下过几场雨,庄稼地里的草长起来了,夫妻俩商量好了,今天要去地里除草。

张顺东收拾好农具,放在电动三轮车上。这辆电动三轮车,既是他俩的交通工具,又是他俩的生产工具。

李国秀穿了个坎肩,从堂屋里出来,张顺东把她扶上车,就发动起车子,朝村外山坡上的庄稼地开去。

张顺东与李国秀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芭蕉箐小组的一对身残志坚的夫妻。夫妻俩只有一只手、两只脚,却顽强地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

张顺东1974年出生,六岁那年,放羊时不小心被高压电击伤,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右手和双脚先后截肢。

虽然残疾了,可张顺东还是想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什么活儿都抢着干。

十九岁那年,张顺东与李国秀相识。李国秀也是残疾人,生下来就没有了双手。但她不认命,用脚夹着笔写字,用大脚趾头翻书,就这样读完了初中。她还用一双脚练习做家务事,用嘴嚼东西,用下巴和脖子夹杯子、瓶子。李国秀不但能生活自理,家务活农活样样能做,还能用脚穿针引线、缝衣裳绣花朵。

两人一见钟情,可李国秀的哥哥怕他们在一起吃苦受累,过不好日子,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

张顺东不气馁,他用自己的勤劳打动了李国秀,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那个年代的山区农村,普通人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何况两个残疾人。但张顺东李国秀却十分乐观。一间土屋,两亩薄田,他们开启了婚后的新生活。

女儿出生了,又煮饭又住人的屋子烟熏火燎,怕影响女儿的健康,张顺东筹划再盖一间小屋。

天刚放亮,张顺东就起来,到村外挖泥,一点一点挑回来,打成土基。

今天干一点,明天干一点,一间小厨房就盖起来了。里面再打个矮灶,李国秀就可以坐在板凳上,用脚做炒饭。

“要是能有个地方,养点鸡和猪,就更好了!”

李国秀一说,张顺东就动了起来。东川气候炎热,白天不好干活,张顺东就早起晚歇。个把月,他又把鸡圈猪圈砌起来了。

李国秀高高高兴兴地买了几只小鸡一

头小猪养起来。

李国秀脸上的笑容,就是对张顺东极大的鼓舞。他跟李国秀商量,又在家门口砌了一间土屋,开了一个小卖铺。

二

栽秧的日子到了,张顺东要到村里去请人犁田。田犁好了,自己插秧。

好在张顺东人缘好,虽然村民们家家都忙,但只要他开了口,再忙大家都会挤出时间帮他。

张顺东栽秧比别人难,两条假肢深陷在泥里,迈一步都非常吃力。一只手栽秧,也比正常人难出好几倍。

李国秀则坐在田埂上,用双脚把秧苗捆成把,一只脚勾起秧把,送到张顺东身边。

早上十点多钟,太阳太辣,人们都散了,太阳落山后才回来再干一会儿。

张顺东不撒,很慢,怕误了时节,必须顶着热辣辣的太阳继续栽。

田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俩。

中午饭是带来的,找个阴凉处,用沟里的水洗把脸,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

下午的气温高,张顺东光着膀子继续栽秧,背上的皮晒脱一层又一层。

太阳落山后,有丝丝凉风吹来。

李国秀心疼张顺东,朝他喊:“顺东!算了,累一天了,明天再栽!”

张顺东应道:“趁着凉快,再栽一阵!”虽然已又累又饿,腰都直不起来,张顺东还是舍不得走。

月亮出来,又隐没在云层里。夫妻俩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

时间过得真快。薅秧、除草、施肥、放水,感觉还没缓过气来,稻谷就熟了。

张顺东把稻谷割倒,送到田埂上,李国秀坐在板凳上,用脚把稻谷一捆捆扎起来……

三

还有点旱地在村外山坡上。种庄稼不赚钱,有的人家的地都撂荒了。张顺东舍不得,每年都要种点包谷、洋芋。

点包谷的季节,李国秀前一天晚上就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天一亮,两人起来,随便吃几口冷饭,就背着背篓下地。

地已经请人犁过。张顺东一只左手把小锄头高高举起,使劲挖下去,两下三下刨出一个塘。

李国秀脖子上吊着两个筐,跟在张顺东后面。一个筐装种子,一个筐装肥

料。张顺东打一个塘,李国秀用脚夹起几颗种子和化肥撒进塘。

张顺东再用小锄头扒点土,把种子盖上。

干着干着,刮风下雨了。路远,夫妻俩商量,干脆就不回去了,顶着风雨把活先干完。

洋芋从地里挖出来,堆在地里,一趟趟往回运。

包谷从秆秆上扳下来,堆在地里,一趟趟往回运。

李国秀背个大背篓,一篓要背五六十公斤。张顺东心疼妻子,要多背点,一次要背七八十公斤。

“顺东!悠着点,多背几趟就行了。”村口有个老人劝张顺东。

“没得事,大爷!”手脚不方便,中途不能歇,张顺东脸涨得通红。

每年这段时间,张顺东的双脚与假肢接触处都会发炎溃烂。晚上回去,李国秀洗一盆水,用脚夹着毛巾,慢慢帮他洗伤口,擦药。

第二天起来,他照样下地干活。伤口又被撕裂,他忍着。

李国秀心疼得眼泪像滚豆。

在山坡上的那片庄稼地里,夫妻俩辛勤耕耘着。

生活如此艰难,却也简单又快乐。

四

女儿放学回到家,乖乖地自己看书、做作业。

张顺东看着女儿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的认真样儿,心里喜滋滋。

女儿读书争气,张顺东心里高兴,对李国秀说:“不管咋辛苦,一定要供女儿读大学。”

儿子也在上学,但不像姐姐爱读书。张顺东想,没关系,等孩子懂事了,他自己就知道要争气。

供两个娃娃读书,开销大。张顺东今天弄一点,明天弄一点,把鸡圈猪圈扩大了。李国秀买了几只鸡,四头小猪来养着。自己攒点,外面借点,又养了几十只羊、几头牛。

年龄渐大,张顺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血压也高,干活不像以前得劲了。

夫妻俩商量了几天,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农用三轮车的油门在右把手上,张顺东请人改到左边,他就能用左手操作了。

出门逛街,下地干活,张顺东开车,李国秀坐在车头上……突突突突,三轮车跑得欢,两口子心里也乐滋滋。

五

张顺东开车来到沙场,装了一车沙。他刚准备发动车子,沙场的几个工人一齐朝他走过来。

都是早不见晚见的熟人,一个工人对他说:“顺东,包给别人干算了,你看你搞得那么辛苦。”

张顺东家被评为特困户,农村危房改造,他的老房子被评为C级危房,要推倒重建,政府补助了一笔钱。这是张顺东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钱拨下来了,张顺东舍不得花钱请人。

他开着三轮车,拉水泥、沙子、石头、钢筋……啥活都是自己干,全是他用那只左手,自己上车下车。

备好材料,休息了两天,他就开始挖地基,自己动手盖房子。

张顺东人聪明,肯动脑筋。村里人家盖房,他去帮过工,什么活儿都是一学就会。

搬石头、拌砂浆、浇柱子都是苦活累活,还要爬上爬下,张顺东都自己动手。

半年后,一栋两层小楼出现在村口。

六

屋檐下,李国秀种了几盆花,其中一盆兰花,开得红艳艳的。

张顺东坐在一把椅子上,正低头摆弄一台电脑。女儿大学毕业后,当了教师。儿子经过政府培训,被推荐到昆明务工。家里生活改善了,张顺东李国秀马上到镇扶贫办,主动申请把贫困户帽子给摘了。

张顺东的想法很多,他买了台二手电脑,想搞网络销售,卖山区土特产。伤残的右脚缝合处又一次撕裂、溃烂,不得不住院。好在张顺东李国秀都参加了新农合,报销后,政府又给了补助,自己基本上没出什么钱。

李国秀倒了杯水,用下颌夹着给张顺东送来,督促他吃药。

张顺东与李国秀,就这样互相帮扶,自立自强,硬是在不可能中创造了可能,日子越过越红火。张顺东说:“我们虽然残疾了,但我们精神上不残,我们还有脑还有手,去想去做。”

政府部门在城区办了一个脱贫攻坚展览,里面还展出了李国秀绣的四幅十字绣,内容是张顺东想出来的:“爱党信党跟党走”“感恩党 听党话”“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永远跟党走”。



四十年前,临江还是一个镇子,只有几万人。那时候,我家住在镇北卧虎山的后台儿村,居高临下,放眼就可以俯瞰全镇。

清澈碧绿的鸭绿江,从临江市镇边缓缓流过。镇子里是一色的青砖鳞瓦平房;几座稀有的多层小楼,也因建筑年代悠久,显得斑驳古旧;横三纵五的几条土路街道,把小镇切割成棋盘模样。尽管镇卫生队有一辆马拉的洒水车按时浇水,但风一吹,路面还是免不了尘土飞扬。几棵百年老树分别点缀在镇子的不同角落,默默讲述着小城昨天的故事。那时,我曾不止一次地想:什么时候这些平房能变成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漂亮楼房,该多好!再有数十辆甚至数百辆各种颜色的小轿车,在马路上穿梭来去,那就更好了!

如今,我离开临江已近三十年。想不到,少年时的幻想,一一变成了现实。现在的临江城区,几乎所有的平房都变成了楼房;柏油路早已取代了土路,并延伸到城郊的村村屯屯;牛马车换成了小轿车,何止百辆,上千辆车在街道上穿梭流动;江心岛公园、北山公园、沿江绿化带,成为临江一道道新的风景。每到晚上,热闹的正阳街夜市,人头攒动,游客如织,街两旁五颜六色的楼饰灯,霓虹闪烁,溢光流彩,把小城打扮得一片华美——这种魔幻般的巨大变化,令我有如做梦一般。

这些年,虽说人不在临江,心却一刻都没有离开。

临江是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同时,临江也是一座资源型边境城市。早在计划经济时期,煤矿、铁矿、铜矿、铅锌矿等国有企业组成了这座小城的工业基础和城区框架。为了建设新中国,这些国有企业每天都把一车车优质木材、煤炭、矿石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运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临江先是由镇变成了吉林省白山市的一个区,而后随着产值和人口不断增加,很快又变成了县。几年后,又变成了县级市。这座边城不断地成长着,充满了活力和勃勃生机。

边城的成长,不仅仅是人们看得见的崛起的高楼、拓宽的街道和如虹的车流,还有人们看不见的理念及追求上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及“天然林保护工程”。临江的林业局因此由过去的采伐为主,转变为以营林抚育为主。森林的第一价值是生态作用,而不是木材利用。这一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而对林业职工来说,他们也因此迎来了事业的一次转身。

那时我已离开临江多年,但因曾在林业局工作,所以心也总是放不下,时时惦记着自己工作过的地方,关心着这座城市的发展,牵挂着生活在这里的亲朋好友。好在,就在临江寻求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国家有关扶持政策相继出台,给这里送来了强有力的支撑。

记得有一天,在林业局一起工

成长的边城

尚书华

作过的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兴奋地告诉我,说他住进市里的取暖楼了。我听了十分惊讶,我知道,这些年他一直在林场当防火护林员,收入不高。对他来说,在市里买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似乎猜出了我在想啥,说:“政府按‘棚户区改造’政策建起了‘安居楼’。凡是符合政策条件的,购房时都享受优惠。”他说话的语气里充满欣喜。我听了心头一暖,真为老朋友感到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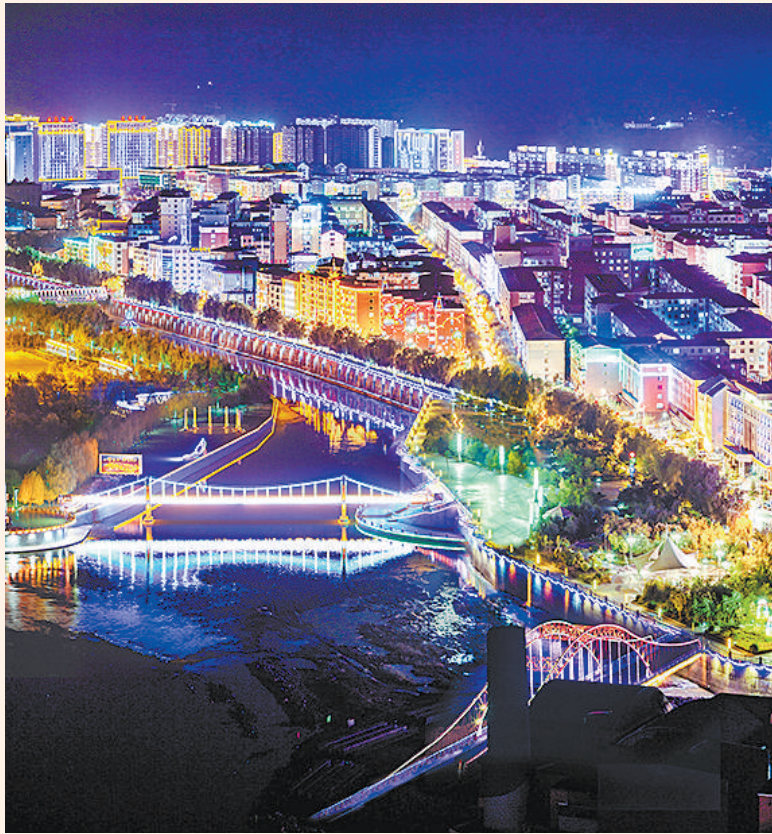
后来我又得知,不光是林场职工,矿区职工也享受优惠政策。一次跟一位老哥闲聊,他由衷地说:“这辈子做梦都没敢想,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楼房!老了,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才叫真有福啊!”如今,这些在生产一线、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产业工人,都在这座秀美边城里安逸地享受着晚年生活。

前年夏天,陪深圳的一位朋友登长白山。返程时我特意挽留他在临江住了一宿,翌日陪他在城区转转。朋友喜欢摄影,端个相机到处拍照,一天下来还觉得意犹未尽。离开临江时他说:“临江真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我印象最深的有

三点:一是周边植被保护得好,二是蔬菜瓜果味道纯正,三是自来水可以直接喝。难得啊!”听他真诚地赞美临江,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借机跟他“炫耀”道:“你看得很准。这些年临江发展的理念就是‘人护林,林蓄水,水养人’。不瞒你说,临江人喝的自来水都是从几十公里外的深山里引来的。”朋友听了,连连点头。

真想再回临江居住,与当年一起上学、工作过的老同学、老伙计们,在景色宜人的江心岛公园,近观碧波荡漾的鸭绿江水,远闻阵阵捣衣声;再去看一看年轻时我们亲手栽下的那些漫山遍岭长势旺盛的树木——在岁月的年轮里,它们和这里送来的强有力的支撑。

记得有一天,在林业局一起工



临江夜景。
颜庆利摄

大地